

## 当代美国犹太教的三大变化趋势

汪舒明\*

【摘要】自 20 世纪末以来,以非正统派为主流的美国犹太教出现了“去族裔化”“去宗派化”“性别革命”三大变化趋势。战后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转向、反犹太主义的明显消退和美国犹太人的加速融入,导致旧有的族裔、宗教藩篱明显松动,进而导致犹太社区的大规模通婚和脱教现象。犹太教族裔、宗教两种身份之间相互紧密纠联的传统遭受“去族裔化”浪潮的解构。战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持续对话与和解,以及不同宗教群体成员之间的通婚大潮,还导致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之间共存互鉴、交叉渗透的情形日益频繁。“人人可为教牧”的后现代宗教文化兴起,导致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疏离犹太教建制派运动和组织,纷纷投身创新性犹太宗教运动,或者跨宗派的“外联”运动。美国自由化和反文化大潮,则助推了犹太女权主义思潮涌动,帮助同性恋者走出边缘地位。在非正统派各个宗派,女性和同性恋者在宗教教育、圣职任命等领域逐步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去男权化”的“性别革命”冲决了男性主导犹太教的悠久传统。这些“与时俱进”的维新,主要发生在高度“美国化”的非正统派。由此,也导致其与致力于捍卫犹太传统和教法权威的正统派之间进一步呈现分化之势。

【关键词】美国犹太教;去族裔化;去宗派化;性别革命

自 19 世纪末东欧犹太人出现北美移民潮并成为美国犹太社团的人口主体以来,他们已经在美国这个现代、多元的“熔炉”社会经历了五代。美国式的现代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一直在消融和吞噬着犹太人在族裔—宗教身份认同和文化上的独特性。二战以后半个世纪,自由主义文化在美国的滥觞和激进化,强烈冲击着由不同移民群体的族裔与宗教传统差异和纽带维系的界限和藩篱。包括

\*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犹太群体在内的不同移民群体,也在持续的文化适应或迁就的进程中,不断对同时期进入美国社会主流而被正当化的规范和文化观念作出妥协或抵抗的不同回应,从而实现自我革新和嬗进。

21世纪初,乔纳森·萨纳(Jonathan D. Sarna)曾提出21世纪美国犹太教面临的四大“问题”,即边界受蚀、权威瓦解、文化适应和维持统一性。<sup>①</sup> 21世纪10年代,犹太生活进一步出现了多方面的明显变化:脱教和通婚;自由派犹太人疏离以色列;社会正义被置于美犹价值观顶端;正统派开放性变小;通婚进一步被改革派和保守派接纳;宗教归属界定政治身份;等等。<sup>②</sup> 站在21世纪初回望,美国的犹太教在形态上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变异。具体而言,21世纪的犹太教已经出现了“去族裔化”“去宗派化”“性别革命”三大趋势。

## 一、去族裔化

族裔和宗教能为人们提供意义、身份和归属感。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宗教和族裔在美国往往存在深度关联,特定的宗教及其教派通常有着深刻的族裔基础。宗教和族裔混合型群体可同时提供宗教和族裔产品,有更强的意义建构和凝聚力,能为移民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服务和帮助。<sup>③</sup> 在教、族紧密关联的群体中,群体内婚以及让通婚者实施宗教皈依是维持群体对外边界和内部凝聚力的两种规范。后者尤其可能被视为兼具族裔和宗教性质的行为。<sup>④</sup>

族裔、宗教两种身份之间相互紧密纠联乃至无缝重合,正是犹太人的悠久传统。在世界六大宗教中,犹太教是唯一一种族裔宗教,教、族两者融合,两种群体边界相互支撑和强化。<sup>⑤</sup> 唯有犹太人,其宗教共同体和旧族裔群体同名。<sup>⑥</sup> 在美国媒体谈及不同族裔群体的信仰归属时,犹太人一直被视为犹太教的信奉者。防卫需求、社群本能以及对群体独特性(尤其宗教)的忠诚,为来到美国的犹太移

① 参见 Jonathan D. Sarna 乔纳森·D.萨纳,《美国犹太教史》[American Judaism],胡浩 Hu Hao 译(郑州[Zhengzhou]:大象出版社[Elephant Press],2009),311—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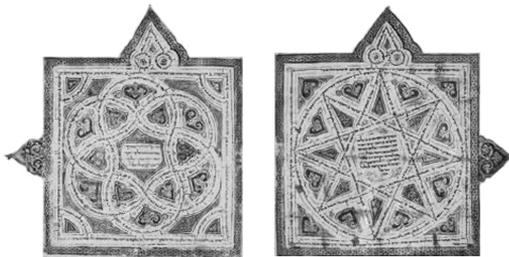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② 参见 Gabe Kahn, “How Jewish Life, Demographics Changed in the 2010s,” December 26, 2019, <https://jewishweek.timesofisrael.com/how-jewish-life-demographics-changed-over-the-last-decade/>。

③ 参见 Rebecca Y. Kim, “Religion and Ethnicity: Theoretical Connections,” *Religions* 2 (2011): 312-329。

④ 参见 Stephen Sharo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Judaism and Jewish Identitie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8。

⑤ 同上,257。

⑥ 参见 Bernard Lazerwitz, J. Alan Winter, Arnold Dashefsky, et al., *Jewish Choices: American Jewish Denominationalis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4。



民维持部族内聚力提供了根基。<sup>①</sup>而犹太教在为数众多的美国犹太人维持部族可持续性中居于中心位置。此种教、族纠联共同构建的群体认同和界限的坚固性,尤其以很低的通婚率为重要外显的征兆。支持内婚、抵制通婚在 20 世纪前半期曾经是早期犹太移民群体的社会惯常。在 1925 年前,选择与其他族裔通婚的犹太人不到 2%;在 1940 年至 1960 年间,才缓慢上升到 6%。<sup>②</sup>1957 年 3 月的美国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在报告自己已婚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结婚的占了 3.8%;在至少一方为犹太人的婚姻中,有 7.2%为通婚。<sup>③</sup>

二战以后美国社会文化的变化,持续冲击并削弱各群体内在的宗教、族裔纽带和相互之间的藩篱。在美国式的开放社会中,个体在涉及个体身份的宗教乃至族裔议题上,本就可以遵循自由市场模式作出自由选择。在战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下,文化身份也被视为可自由选择和建构。群体关系方面,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以及不同宗教之间(尤其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话与和解,推动美国从“熔炉”转向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继而转向“后族裔”社会,冲击着既有的群体边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交互性和个体的选择自由度。这些因素都导致二战以后美国社会不同群体的宗教和族裔边界始终处于流变和漂移之中。旧的群体边界不断被解构,新的边界又重新形成。美国宗教界限首先发生漂移;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族裔界限松动;70 年代以后,通婚加速又导致宗教界限松动。<sup>④</sup>

对于犹太人的宗教/族裔身份塑造而言,战后美国“白人”范围的扩大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新一代犹太人在教育、职业、收入、居住等方面都已经整体上上升为中产阶级。尽管许多犹太人仍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少数族裔”的自我体认,但他们已经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被视为“白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犹太身份在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有利因素。与犹太人通婚,在白人精英阶层也变得日益流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相继入主白宫的克林顿、特朗普和拜登等白人权贵,其后裔都有成员选择与犹太裔通婚,甚至在婚后选择皈依犹太教(如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纳粹大屠杀与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关联,以及战后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

① 参见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Earl Raab, *Jews and the New American Sce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6-67。

② 参见 Sidney Goldstein, “Profile of American Jewry: Insights from the 1990 National Jewish Population Survey,”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92 (1992): 125。

③ 参见 Sidney Goldstein, “American Jewry, 1970: A Demographic Profile,”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72 (1971): 27。

④ 参见 Stephen Sharo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Judaism and Jewish Identities*, 262。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对话与和解,也使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声名狼藉。美国社会重新发掘和建构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也改变了此前犹太教长期受到基督教世界排斥和迫害的处境,被完全接受为美国民主的三大信仰基础,取得与新教一样表达“美国精神”的同等地位。

一旦反犹主义这个对群体生存和安全的传统威胁明显减弱,以及主流社会以开放的姿态提供接纳,个体意义上的犹太人也就有了进入、留存或退出群体身份的选择自由。在族裔、宗教无缝重合基础上建构的犹太群体身份认同开始淡化,长期以来设定的对外边界变得千疮百孔。当今美国犹太人的宗教已经个体化、私人化,已经从集体中解脱出来,转而以主观性的个体体验为上。个体设定群体边界,群体之间的界限开放模糊。族裔忠诚和仪式遵守的程度都下降了。<sup>①</sup>内婚和皈依这两个犹太社团长期盛行的核心价值观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的 20 年内崩溃。通婚和脱离犹太教成为犹太教“去族裔化”的明显迹象。

比例不断上升的通婚,尤其导致教、族无缝重合状况解体,甚至使如何计算犹太人口成了问题。北美犹太联合会不同时期开展的全国或地区犹太人口调查,也展现出通婚率长期上升的趋势:1970 年的通婚率达到 31%,比 10 年前翻番;1990 年的统计发现,过去五年成婚的犹太人,通婚率达到了 52%;2000 年的调研中,通婚率仍然高达 47%。<sup>②</sup>皮尤研究中心的相关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在 1970 年前,犹太人选择与非犹太人结婚的为 17%;在 80 年代已经超过 40%;到 21 世纪初则已经高达 58%。<sup>③</sup>最近十年选择与非犹太人结婚的已经高达 61%,而成年犹太人口中配偶为非犹太人的已经高达 42%。<sup>④</sup>

在通婚愈演愈烈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出现了疏离犹太教的现象。犹太裔出生,但不信犹太教,或信仰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比例不断上升,而信仰犹太教的比例在持续萎缩。调研显示,除家庭生命周期事件(如生死、成人礼、婚嫁等)外,“核心犹太人口”不参加宗教活动的比例从 1971 年的 27%,上升到 1990 年的 35%、2000 年的 41%。安息日经常点亮烛台的比例也从 1990 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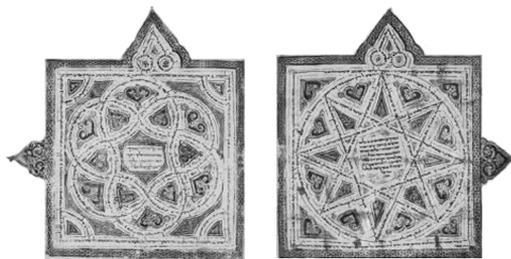
---

① 参见 Charles Liebman, “Unraveling the Ethnoreligious Package,” in *Contemporary Jewries: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eds. Eliezer Ben-Rafael, Yosef Gorny and Yaacov Ro'i (Leiden: Brill, 2003), 143-150.

② 参见 Steven Bayme, “Intermarriage and Jewish Communal Policy: Challenges to Orthodoxy”, in *Conversion, Intermarriage, and Jewish Identity*, eds. Adam Mintz and Marc D. Stern (New York: Yeshiva University Press, 2015), 69-73.

③ 参见 *A Portrait of Jewish Americans* (Pew Research Center, 2013), 35.

④ 参见 *Jewish Americans in 2020* (Pew Research Center, 2021), 94.



36%下降为2000年的28%。<sup>①</sup>根据2000—2001年的“全国犹太人口调研”，自我定义为“Just Jewish”、没有教派倾向的犹太人则增长到了25%。2013年的皮尤报告则称，没有教派倾向的为30%。<sup>②</sup>2020年的皮尤调研报告则称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为32%。<sup>③</sup>关于宗教在美国犹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的体认，皮尤调研也显示出下降趋势。在世俗化问题上，犹太社区的情况与美国公众的总体趋势一致，但在程度比例上远甚于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在2013年的报告中，认为宗教在生活中“很重要”和“有点重要”的分别达到26%和29%，而认为“不太重要”或“一点也不重要”的则达到了44%。而美国公众中认为宗教“不太重要”或“一点也不重要”的为20%。<sup>④</sup>在2020年的报告中，认为宗教“很重要”和“有点重要”的犹太人进一步降为21%和26%，而认为“不重要”的则上升为53%。与此相比，美国公众中某种程度认为“不重要”的达到34%。<sup>⑤</sup>当今美国犹太人的犹太身份认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要素，而且更倾向于提及文化、血统等非宗教的世俗性要素，以及参与犹太社团理事会等世俗性的犹太组织和活动。在21世纪的调研中，大多数犹太人称，纪念大屠杀、趋向一种符合道德伦理的生活、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等是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本质属性，而遵守传统犹太饮食、遵守犹太教法(halakha)等宗教性要素即使在信教犹太人中 also 位居最后。绝大多数不信教犹太人对拉比的讲道毫无兴趣，但许多人对他们的犹太遗产有着强烈的自豪，而且与犹太同胞有着强有力的关联。<sup>⑥</sup>

异族通婚和疏离犹太教这两种加剧“去族裔化”的走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不同婚姻情况的宗教参与度、育儿方式也有很大差距。通婚者大多不信教，不参与有组织的犹太教(或跟随配偶参与其他宗教)，他们的孩子往往以非犹太方式养育。混合婚姻中的配偶通常倾向于忽略差异，钟爱共性，因而趋于普遍主义。<sup>⑦</sup>由此，通婚家庭也往往缺乏族裔认同，访问以色列、参与犹太组织等活动的比例比较低。相比较而言，通婚后非犹太裔配偶皈依犹太教的(皈依)家庭，在宗教参与度和育儿方式上普遍选择犹太教，也倾向于积极参与其他显示犹太族

① 参见 Barry A. Kosmin and Ariela Keysar, “American Jewish Secularism: Jewish Life Beyond Synagogue,” *AJYB* (2012): 24-15。

② 参见 *A Portrait of Jewish Americans*, 10。

③ 参见 *Jewish Americans in 2020*, 57。

④ 参见 *A Portrait of Jewish Americans*, 72。

⑤ 参见 *Jewish Americans in 2020*, 59。

⑥ 参见 Barry A. Kosmin and Ariela Keysar, “American Jewish Secularism: Jewish Life Beyond the Synagogue,” 50。

⑦ 参见 Jennifer A. Thompson, *Jewish on Their Terms: How Intermarried Couples Are Changing American Judai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4), 57。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裔倾向的活动。

如果说,犹太裔的异族通婚和疏离犹太教表明“犹太人未必信奉犹太教”,那么,数量可观的非犹太裔皈依犹太教,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犹太教信仰,则显示出犹太教“去族裔化”的另一个侧面,即“信奉犹太教的未必是犹太裔”。

全球犹太人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一为祖居中东欧的阿兹肯纳齐(Ashkenazi)犹太人,其二为祖居中东及环地中海一带的赛法迪(Sephardic)/米兹拉希(Mizrahi)犹太人。在以色列,这两个群体大体平分秋色。在美国,尽管这两个群体都已经被认同为“非西班牙裔的白人”,但美国犹太社团绝大多数来自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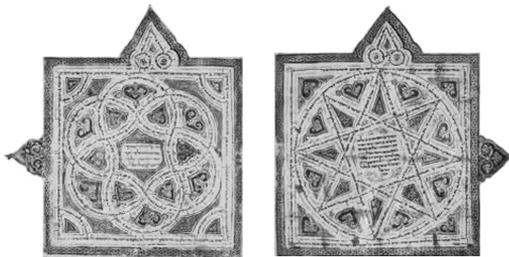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但美国多元文化大熔炉环境下高比例的通婚,以及一定规模的宗教皈依,也导致犹太教的族裔背景复杂化。越来越多的非犹太裔,出席犹太会堂仪式并加入会堂,有时在会堂和教堂中持双重会员身份,甚至在会堂生活中表现活跃,居于领导者地位。<sup>①</sup> 其他世俗性的犹太组织,如犹太社团中心也出现了大量非犹太成员的情况。在一些较小的犹太社团,犹太人甚至经常成为犹太社团中心的少数派。<sup>②</sup> 在犹太教各宗派中,愿意让非犹太人成为会堂成员并享有会堂荣誉的改革派和重建派,因吸引了大量通婚家庭加入而没有出现类似于21世纪以来保守派所遇到的困境。混合婚姻也带来大量其他宗教/族裔的成员皈依为犹太教徒,即使在白人权贵中也不乏其人。代表性的如特朗普长女伊万卡,她嫁入库什纳家族后,历经两年的学习,受到正统派拉比的确认皈依为犹太教正统派成员。

除了与犹太裔通婚并皈依的白人,21世纪以来,少数族裔的边缘性犹太群体呈现日益明显增长之势。2013年的皮尤报告显示,有94%的犹太人自我认定为“非西班牙裔白人”,其余为非裔(2%)、西班牙裔(3%)和其他(2%)。与信教犹太人中的少数族裔成员比例(4%)相比,自我认定为少数族裔的不信教的犹太人比例(12%)明显更高。<sup>③</sup> 2020年皮尤对美国犹太人的民调,单独设置问题,了解访谈对象的种族和族裔背景。结果显示,自我认同为“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比例为92%,西班牙裔犹太人上升为4%,包括非裔、亚裔等在内的其他少数族裔犹太人为4%。自我认定为少数族裔和混血的犹太人,以及通过宗教定义自己为犹太人的,合计比例高达8%。少数族裔背景犹太人与赛法迪/米兹拉希犹太人之和,则高达17%。年轻一代犹太人和犹太教成员的族裔背景多元化程度比

① 参见乔纳森·D. 萨纳,《美国犹太教史》,308。

② 参见 Barry A. Kosmin and Ariela Keysar, “American Jewish Secularism: Jewish Life Beyond the Synagogue,” 49。

③ 参见 *A Portrait of Jewish Americans*, 46。



老一辈更加明显。在 18—29 岁和 30—49 岁两个组别统计中,少数族裔身份的犹太人分别达到了 15% 和 12%。而 65 岁以上的老年犹太人口中,这个比例只有 3%。<sup>①</sup>

一些少数族裔犹太人开始在犹太社团崭露头角,受到媒体注意。如一名韩/犹混血的女性在 2001 年成为首位亚裔美国拉比,并于 2014 年晋升为纽约中央犹太会堂的高级拉比。非裔犹太人在纽约有四座会堂。芝加哥的埃塞俄比亚希伯来会堂也是非裔会堂,该会堂拉比卡珀·范尼(Capers Funnye)为奥巴马妻子米歇尔的亲表亲,为芝加哥拉比理事会理事,还是泛非犹太人联盟领导。<sup>②</sup>还有越来越多的非犹太人参加犹太会堂的宗教活动,或者加入犹太学校。如佛罗里达一所传统上向非犹太人开放的犹太日间学校,近年来就出现了非犹太学生大幅增加,占据其一半生源的情况。<sup>③</sup>当然,有色人种背景的犹太人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仍然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受到主流白人犹太群体的歧视。<sup>④</sup>

## 二、后宗派和反建制

二战以来,“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提法就已经在美国逐渐流行。而且,犹太教非正统派与基督教不同支派之间围绕不同议题的宗教对话与合作也一直在积极开展。但直到 20 世纪末期,犹太教与美国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等)之间仍然存在比较清晰的界限。犹太教内部主要宗派之间的分立竞争态势也仍然比较清晰,在美国存续了数代之久的各犹太教宗派仍然是绝大多数犹太人的主要精神归属。美国犹太社团关于 1990 年全国犹太人口的调研报告显示,成年“核心犹太人”受访者中,倾向于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重建派的比例分别为 6.1%、35.1%、38.0%、1.3%,宣称自己倾向于犹太教某一宗派的比例合计高达 80.5%。其余近 19.5% 宣称自己为“Just Jewish”或者“其他”。<sup>⑤</sup>

<sup>①</sup> 参见 *Jewish Americans in 2020*, 170, 174, 175。

<sup>②</sup> 参见“Rabbi-in-chief: Barack Obama’s Jewish Connection,” 14 April 2009,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rabbi-in-chief-barack-obamas-jewish-connection-1668186.html>。

<sup>③</sup> 参见 Ben Sales, “At This Florida Jewish Day School, Half the Students Aren’t Jewish,” August 19, 2019, <https://www.jta.org/2019/08/19/united-states/at-this-florida-jewish-day-school-half-the-students-arent-jewish>。

<sup>④</sup> 参见 Tobin Belzer, Tory Brundage, Vincent Calvetti, et al., “Beyond the Count: Perspectives and Lived Experiences of Jews of Color,” <https://jewsofcolor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BEYONDTHECOUNT.FINAL.8.12.21.pdf>。

<sup>⑤</sup> 参见 Sidney Goldstein, “Profile of American Jewry: Insights from the 1990 National Jewish Population Survey,” 170。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但自 20 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犹太教的后宗派化、反建制派态势已经日益明显。战后以来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持续对话与和解,以及不同宗教群体成员之间的通婚大潮,使得不同宗教之间传统的界限和藩篱不再坚固严密。犹太教和其他宗教之间共存互鉴、交叉渗透的情形日益频繁。这其中,犹太教与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互动和关联尤其密切。瑜伽、冥想等东方宗教实践,以及一些新潮的“新时代”宗教实践,也渗入犹太教的一些教派的活动。比如,一些“犹太佛教徒”引领的精神生活,将自己置于一种介于犹太教与佛教之间的象征性精神空间。<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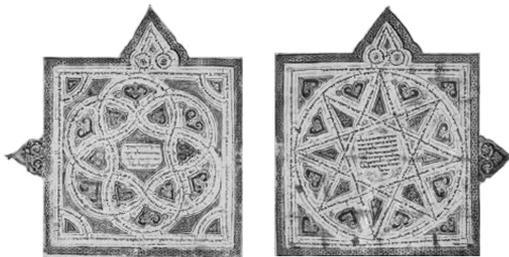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在重建“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进程中,天主教等基督教重要分支积极反思自身的反犹历史罪责,摒弃反犹神学教义,重新发掘和回归“希伯来之根”。犹太人频繁地在天主教机构的董事会中任职<sup>②</sup>,已经不再是一种新现象。基督教主线教会会在社会政治议程中与犹太教非正统派结成联盟,共同推进自由派议程。而基督教右翼则在支持以色列等议题上与犹太教右翼形成结盟。还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福音派遵守犹太忌日,反思和哀悼犹太人遭受基督教迫害。对于基督教锡安主义而言,与犹太人在信仰和政治上的团结,已经成为其核心要素之一。<sup>③</sup>而犹太教也公开有意识地运用宗教融通的环境,与其他宗教共享宗教文本和仪式,或者与基督教共用宗教设施。在基督教会启动跨教逾越节等活动的同时,跨宗教会堂也在出现。改革派会堂不仅包容通婚,现在也很少区分犹太人和基督徒。犹太复兴运动(Jewish Renewal Movement)重要创始人撒切特拉比(Schachter Shalomi)甚至想将会堂转变成面向所有人的精神体验之地,创设一种介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类属。<sup>④</sup>传统上,耶稣曾长期被犹太人视为异端而受到拒斥。但在新时代,其在犹太人中的接纳程度明显上升。2013 年的皮尤报告显示,有 34% 的犹太人认为“耶稣为弥赛亚”的观念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相容,信教犹太人中持此立场的也达到 30%。正统派犹太人中持此立场的达到

① 参见 Mira Niculescu, “Reading In-Betweenness Jewish Buddhist Autobiographies and the Self-Display of Interstitiality,” *Contemporary Jewry* 37 (2017): 333-347.

② 参见 Jacob Rader Marcus 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 年:一部历史》[The American Jew, 1585-1990: A History], 杨波 Yang Bo、宋立宏 Song Lihong、徐娅因 Xu Yanan 译(上海[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4), 272.

③ 参见 Dan Hummel, “Why Many Evangelical Christians Now Celebrate Jewish Holidays,” August 19,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8/19/why-many-evangelical-christians-now-celebrate-jewish-holidays/>.

④ 参见 Shaul Magid, *American Post-Judaism: Identity and Renewal in a Postethnic Societ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54.



35%，高于保守派和改革派成员的相应比例(28%和25%)。<sup>①</sup>

异族通婚尤其成为推动犹太教与其他宗教相互渗透、影响的强大力量。在150万通婚家庭中,双重身份成为常态。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显示,有62%的混合婚姻家庭为双重身份认同,而皈依家庭中持双重身份认同的为20%。皈依家庭绝大多数显示出中高水平的犹太认同,而混合婚姻家庭绝大多数犹太身份认同度低。<sup>②</sup>2013年的皮尤报告显示,配偶为非犹太人的混合婚姻家庭中,前一年在家里放置圣诞树的比例高达71%。<sup>③</sup>那些基本上脱离了犹太社团但有着犹太背景或关联的群体成员,则大多已经转为基督徒。

如果说,与其他宗教的融通可谓广义的“后宗派”现象,那么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脱离建制派犹太教宗派,加入非建制派犹太教组织,则可以视为狭义的“后宗派”现象。现代化大潮下科技进步和知识传播赋能个体,反文化潮流下各种社会建制派组织机构的权威性下降,自由主义文化下相对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兴盛,等等,多种因素导致美国在宗教领域也出现反建制派浪潮。各大宗教的平信徒均起而为自己“创设”宗教,从而出现“人人可为教牧”的状况。宗教已经成为另一种消费品,而“现代”的宗教权威丧失了强制圈定边界、维持控制和纯净的能力。不再认同任何有组织的宗教的美国人(尤其1980年后出生的千禧一代)数量迅猛增长,这是美国所有重要宗教面临的共同挑战。基督新教主线教会和天主教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2014年的皮尤宗教民调显示,在2007年至2014年的短时间内,这两个教派占美国人口的比重均出现了显著下降:主线教会从18.1%下滑到了14.7%,天主教从23.9%下滑到了20.8%,千禧一代年轻人则分别只有50%和37%仍然留在他们成长的教派中。<sup>④</sup>与此同时,则是基于新兴网络和社交媒体技术的非建制派创新性宗教实践、运动和组织大行其道。

犹太教也不例外。21世纪20年代,传统犹太会堂减少了三分之一,新冠疫情下更受重创。各种非正式犹太教兴起。成员制会堂难以维系,转向在线、虚拟社区。独立祈祷团快速发展。<sup>⑤</sup>保守宗派被越来越多地视为禁锢,宗派转换变

<sup>①</sup> 参见 *A Portrait of Jewish Americans*, 58-59。

<sup>②</sup> 参见 Peter Y. Medding, Gary A. Tobin, Sylvia Barack Fishman, et al., “Jewish Identity in Conversionary and Mixed Marriages,” *AJYB* (1992): 36。

<sup>③</sup> 参见 *A Portrait of Jewish Americans*, 80。

<sup>④</sup> 参见 Alan Cooperman and Becka A. Alper, “The Jewish Place in America’s Religious Landscape,” *AJYB* (2017): 3-4, 7。

<sup>⑤</sup> 参见 Joel Kotkin and Edward Heyman, “The New American Judaism,” *Tablet* (February 18, 2021)。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得广泛,宗派运动就像“漏水的船”<sup>①</sup>。年轻一代越来越怕被“归属”和被贴宗派“标签”。具体而言,犹太教的后宗派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疏离犹太教建制派运动和组织。

21世纪以来,保守派这个犹太教建制派中最大的派系之一呈现出急剧衰落的态势,而没有明确宗派倾向,或自称“Just Jewish”的世俗犹太人群体规模一直在增长。1990年“全国犹太人口统计”的成年核心犹太人口中,保守派占了35.1%,改革派占了38%,正统派占了6.1%,而“Just Jewish”不信教犹太人为10.1%,答曰“其他”的占了9.4%。<sup>②</sup>10年以后,保守派和改革派相应地降为26%和34%,而自我定义为“Just Jewish”、没有教派倾向的犹太人则增长到了25%。<sup>③</sup>2013年的皮尤报告中,受访犹太成年人口保守派、改革派的相应占比分别为18%和35%,而没有教派倾向的为30%。<sup>④</sup>2020年皮尤报告显示,成年犹太人口保守派和改革派相应占比为17%和37%,自称没有特别宗派的占比32%,其他派别占比4%。<sup>⑤</sup>包括宗教在内的犹太建制派组织越来越不受欢迎。婴儿潮一代年轻犹太人尤其将参与建制派组织视为负担,疏远这些组织,甚至视为不相干、剥削,觉得这些组织排他、不关心年轻人。<sup>⑥</sup>主流建制派组织虽然努力推出一些项目以吸引年轻人,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建制派犹太教后继乏人,举步维艰,“非正统派拉比在哪里?”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拉比培训机构生源和授职数都出现了大幅下降,财政也面临严重危机。从2008年至2022年,希伯来联合学院的生源减少30%,而犹太神学院下降了43%。<sup>⑦</sup>从皮尤调研的数据来看,犹太成年人口自我认定为

<sup>①</sup> Jack Wertheimer, *The New American Judaism: How Jews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Toda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61.

<sup>②</sup> 参见 Sidney Goldstein, “Profile of American Jewry: Insights from the 1990 National Jewish Population Survey,” *AJYB* (1992):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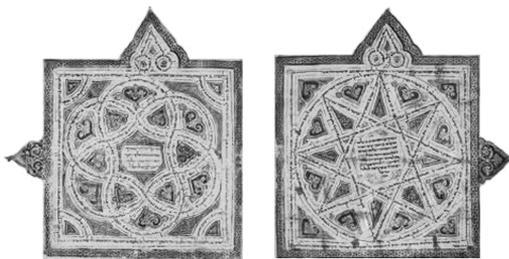
<sup>③</sup> 参见 Jonathon Ament, “American Jewish Denominations: United Jewish Communities Report Series on the National Jewish Population Survey 2000-01,” February 2005, United Jewish Communities, [https://www.jewishdatabank.org/content/upload/bjdb/307/NJPS2000\\_American\\_Jewish\\_Religious\\_Denominations.pdf](https://www.jewishdatabank.org/content/upload/bjdb/307/NJPS2000_American_Jewish_Religious_Denominations.pdf).

<sup>④</sup> 参见 *A Portrait of Jewish Americans*, 10.

<sup>⑤</sup> 参见 *Jewish Americans in 2020*, 57.

<sup>⑥</sup> 参见 Jack Wertheimer, “Mapping the Scene: How Younger Jewish Adults Engage with Jewish Community,” in *The New Jewish Leaders: Reshaping the American Jewish Landscape*, ed. Jack Wertheimer (Massachusett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4.

<sup>⑦</sup> 参见 Arno Rosenfeld, “As Movements Recede In Jewish Life, Reform And Conservative Seminaries Shrink,” March 25, 2022, <https://forward.com/news/484575/as-movements-recede-in-jewish-life-reform-and-conservative-seminaries/>.



“改革派”的比重相对稳定,比保守派的存续能力要强得多。但它同样存在成员年龄老化、组织参与度低、财政困难等痼疾。希伯来联合学院的危机就是改革派整体困境一个缩影。过去 15 年,该校三大校区生源整体减少 37%, 辛辛那提校区生源尤其减少 60%。同期,改革派运动的会费收入从 1500 万美元减至 540 万美元,难以承担神学院预算,只能于 2022 年停止辛辛那提校区的拉比学院招生。<sup>①</sup>

其二,创新性犹太宗教运动和组织的兴盛。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疏离建制派犹太教运动,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转变成了世俗主义者,脱离了犹太教。在以色列,那些不归属于某一宗派运动的犹太人倾向于采纳正式机制和精神架构之外的仪式和样式,来实现精神复兴。<sup>②</sup> 许多在民调中选择“非宗派”或“其他”的,实际上成了新兴宗教运动和组织的成员。21 世纪美国犹太教最明显的特征,正是致力于为宗教表达创设非常规情景的努力兴盛即创新乃至破坏性创造。这与美国更广泛的宗教图景同路。新型的宗教聚会故意选择那些不像会堂的地方,如夜总会、酒吧、行为艺术场所、屋顶、书店、货仓等。<sup>③</sup> 那些志同道合的人聚合起来,推动了非建制派组织兴起,包括独立祈祷团、文化活动、合租共享项目(如“摩西之家”)、社会行动志愿团、涉以项目、新型慈善组织等。<sup>④</sup> 那些草根性的、进步派的新兴会堂和运动,如哈乌拉运动(Havurah)、阿勒夫(Aleph: Alliance For Jewish Renewal)、犹太人文主义者等,起初往往自发形成,而且故意排斥拉比作为其领导人。<sup>⑤</sup> 建制派组织领导层往往由年龄较大、社会政治立场偏于保守的男性构成,他们关注犹太群体的存续、支持以色列等。而非建制派组织领导层更加年轻,女性更多,在社会政治上持更加自由主义

<sup>①</sup> 参见 Andrew Lapin, “Hebrew Union College to End Cincinnati Rabbinical Program after Board Backs Controversial Plan,” April 11, 2022, <https://www.jta.org/2022/04/11/united-states/hebrew-union-college-to-end-cincinnati-rabbinical-program-after-board-backs-controversial-plan>; Andrew Lapin, “Ohio’s Attorney General and Synagogues Across the Country Fiercely Debate Hebrew Union College’s Downsizing Plan,” April 7, 2022, <https://www.jta.org/2022/04/07/united-states/ohios-attorney-general-and-synagogues-across-the-country-fiercely-debate-hebrew-union-colleges-downsizing-plan>。

<sup>②</sup> 参见 Shaul Magid, *American Post-Judaism: Identity and Renewal in a Postethnic Society*, 3。

<sup>③</sup> 参见 Jack Wertheimer, *The New American Judaism: How Jews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Today*, 234-235。

<sup>④</sup> 参见 Jack Wertheimer, “Mapping the Scene: How Younger Jewish Adults Engage with Jewish Community,” 1-44。

<sup>⑤</sup> 参见 Jack Wertheimer, *The New American Judaism: How Jews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Today*, 236-243。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的立场,关注社会正义,较少关注犹太群体延续和以色列。<sup>①</sup> 他们觉得建制派组织又大又官派,反应迟缓,过于保守和特殊主义。哈乌拉这样的犹太复兴运动,关注成员之间的亲密性及在家庭式背景下祈祷,反对大型的非个人、程式化的“宗教圣所”。<sup>②</sup> 非建制派年轻领导人注重犹太身份中的文化表达,尤其将社会正义视为最值得追求的犹太特征,“犹太身份就是为正义而战”,他们对美、以也有着很高的道德要求。<sup>③</sup> 建制派和非建制派之间并非对立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多种多样面向同性恋者、进步派、世俗主义者、通婚家庭等特定群体的附属性群体,承担着桥梁功能,如“马赛克”(Mosaic)、“彩虹”(Keshet)、哈巴德(Chabad)等。

其三,跨宗派“外联”运动的兴起。

除了前述在宗派归属问题上的“喜新厌旧”,跨宗派“外联”运动和组织的兴盛也构成了打破宗派藩篱的另一种方式。美国社会其他宗教群体的去宗派化趋势,犹太教正统派和非正统派群体之间的极化和恶斗,青年一代的反宗派倾向,以及反犹主义在美国的重新抬头,这些因素都在推动一些力量开展塑造跨宗派文化的种种努力。组织游历以色列的“发现以色列——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 Israel)<sup>④</sup>、提供犹太学习机会的 Hadar 中心和 Hartman 研究所、致力于为神职人员提供灵修帮助的“犹太精神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Jewish Spirituality)、资助犹太青年骨干培训的 Wexner 基金会和 Tikvah 基金、推动不同宗派神职人员合作共事的“犹太会堂 3000”(Synagogue 3000)、汇聚各派犹太精英开展交流的“Limmud 大会”等,都面向不同派系背景的犹太人,有着明显超宗派的性质。<sup>⑤</sup> 非正统派各宗派之间的差异渐趋减少,以及其共同面临的财政困难和成员萎缩,都驱使这些宗派的领导层加强交流与合作,不同宗派的会堂和组织之间开展合作乃至合并都更为频繁。改革派领导人雅各布斯(Rick Jacobs)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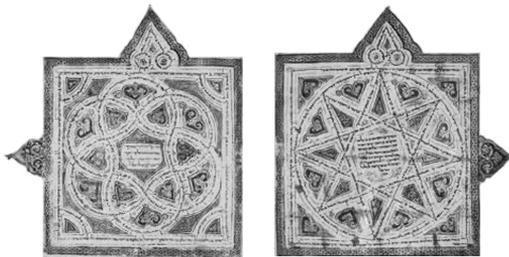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① 参见 Steven M. Cohen, “From Jewish People to Jewish Purpose: Establishment Leaders and Their Nonestablishment Successors,” in *The New Jewish Leaders: Reshaping the American Jewish Landscape*, ed. Jack Wertheimer (Massachusett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83.

② 参见乔纳森·D.萨纳,《美国犹太教史》,275。

③ 参见 Sylvia Barack Fishman, “Reimagining Jewishness: Younger American Jewish Leaders, Entrepreneurs, and Artists in Cultural Context,” in *The New Jewish Leaders: Reshaping the American Jewish Landscape*, ed. Jack Wertheimer (Massachusett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9-213.

④ 该项目发起于 1999 年,由以色列政府和美国慈善机构资助未曾去过以色列的犹太年轻人开展为期 10 天免费游历以色列的活动,到 2020 年年初,通过该项目赴以游历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 75 万。

⑤ 参见 Jack Wertheimer, *The New American Judaism: How Jews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Today*, 163-167.



比就强调犹太教的开放性,有意加强超越宗派纽带,并积极参加跨宗派的活动。<sup>①</sup>

成立于2006年的Hadar中心是实施男女平等的犹太经学院,致力于向各派信教青年犹太人提供犹太宗教高级课程。虽然该中心由保守派成员创办,但却成为“独立祈祷团”的旗舰组织,吸引了大量出自现代正统派的学员。2007年到2019年,该中心从纽约起步,然后在华盛顿和芝加哥等地开设多家地区分支,有近600学员参与中长期班,还有2500—3000人参加了其短期项目。<sup>②</sup>

哈巴德运动则是犹太教各派“外联”运动的标杆。该派为超级正统派哈西德派的一个分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派就大张旗鼓地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犹太组织相对薄弱的地方派遣充满奉献精神的“使者”(一般以夫妻为一组),在当地建立哈巴德中心,由这些中心向当地犹太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社区服务项目,提升他们对犹太宗教和文化的知识和认同。该运动无条件接纳每一个犹太人,无论其信仰程度,也没有成员名单,组织结构去中心化。<sup>③</sup>该派广阔、大度的泛犹视野,对那些不想专属某个宗派的犹太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服务于非正统派犹太人的哈巴德“外联”网络成员规模庞大,甚至超过非正统派所有支派拉比总数一倍有余。<sup>④</sup>过去20年间,美国的哈巴德会堂达到1036所,大增3倍,而全国的犹太会堂总数却在同期减少了29%。2021年的皮尤犹太人口报告估计,有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或有时参加哈巴德中心的活动和服务,参与哈巴德中心活动的人员中,有24%为正统派犹太人,有26%为保守派犹太人,其余来自其他宗派或不属于任何宗派。<sup>⑤</sup>在非正统派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陷入困境,不得不出售或合并一些不动产之际,哈巴德却逆势大肆购入房产,为将来的拓展提供准备。<sup>⑥</sup>在美国高等院校,迅速扩展的哈巴德中心已经与长期以来在高校犹太学生中占主导地位的“希勒尔”(非正统派背景)形成了激烈竞争之势。1990年,全美高校中只有14家哈巴德中心,到2021年年底增加到了287

① 参见 AJYB (2014): 191-192。

② 参见 Shira Hanau, “Proudly Observant, Egalitarian, Nondenominational: Hadar Opens New Kollel,” December 11, 2019, <https://jewishweek.timesofisrael.com/proudly-observant-egalitarian-and-nondenominational-hadar-opens-new-kollel/>。

③ 参见 AJYB (2014): 206-207。

④ 参见 Jack Wertheimer, *The New American Judaism: How Jews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Today*, 220。

⑤ 参见 *Jewish Americans in 2020*, 79。

⑥ 参见 Asaf Shalev, “As Pandemic Drove Judaism Online, Chabad Bet on More Than \$137 Million in Real Estate,” October 27, 2021, <https://forward.com/fast-forward/477279/pandemic-drove-judaism-online-chabad-bet-on-real-estate/>。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家。在杜克大学东校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平均有 300 人参加每周五哈巴德中心举行的安息日活动,而希勒尔只有 64 名。希勒尔主要受改革派和保守派等非正统派主导,而且经常卷入关于以色列议题的校园辩论,有时难免引起争议。而哈巴德主要关注较少争议的安息日和节日聚会,对犹太青年更有吸引力。<sup>①</sup>

“去宗派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宗派在犹太教群体中完全失去了重要性。各个运动仍有功能,可以作为黏合剂,将行为和理念相似的犹太人拉到一起。<sup>②</sup>也并不是所有的犹太教宗派都降低了宗派认同和界限重要性。在非正统派顺着“去宗派化”道路行进的同时,正统派总体上仍然致力于修筑和维持宗派的界限藩篱,仍然对跨宗派交流有着较强的限制,对其成员规范和资格也仍然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自 20 世纪末期以来,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不降反升,与改革派的对话交流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忌”。即使是哈巴德运动的“外联”,也致力于以其正统派版本的犹太传统拉回那些“迷失的羔羊”,在美国这个宗教“自由市场”中争夺更大的份额。而在美国后现代、碎片化的社会文化下,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主流文化相认同契合,不同的犹太教宗派仍然能在其中找到存续和发展的空间。即使最保守的超级正统派,也仍然能以“穴居”状态,自外于美国主流的自由主义文化而维持“光荣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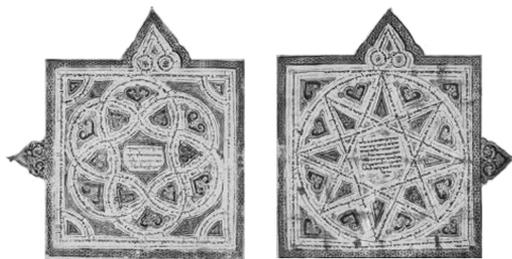
### 三、性别革命

长期以来,犹太教总体上由男性主导,女性在犹太宗教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受到犹太教法的诸多限制。传统上,拉比职位总是为男性所设。少数出色的女性,即使在多年学习后精通《托拉》而备受尊重,甚至成为教师和世俗领导人,但直到 20 世纪,也没有一个妇女被授予拉比的头衔。更常见的情况是,有成为拉比倾向的妇女与她们想成为的人结婚,即成为拉比的妻子。<sup>③</sup>同性恋者在犹太教传统中也同样受到排斥。对于男性之间的性行为,犹太教法视之为亵渎上帝,明确禁止并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女性之间的同性恋行为未被《托拉》明确禁止,而且《塔木德》也很少提及,但也被中世纪犹太教法权威迈蒙尼德视为“埃及习俗”而应受到管制孤立。

<sup>①</sup> 参见 Mark I. Pinsky, “Do Chabad’s Gains On Campus Compete With Or Complement Hillel?” November 10, 2021, [https://forward.com/news/478004/duke-chabad-expands-freeman-college-campuses-hillel-feels-fleishman/?utm\\_source=Iterable&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ampaign\\_3212130](https://forward.com/news/478004/duke-chabad-expands-freeman-college-campuses-hillel-feels-fleishman/?utm_source=Iterable&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ampaign_3212130).

<sup>②</sup> 参见 Jack Wertheimer, *The New American Judaism: How Jews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Today*, 173.

<sup>③</sup> 参见乔纳森·D.萨纳,《美国犹太教史》,289。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美国自由化和反文化大潮,助推了新一波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和女权主义思潮涌动,也帮助同性恋者走出边缘地位。妇女要求从父权社会下压迫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获得平等权利、机会和尊重。在此种社会大潮下,犹太女权主义者敏锐地感受到女性在犹太教法、会堂、社团机构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她们看来,传统设定的性别角色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方式,将女性排斥在教育 and 权势职位之外。<sup>①</sup>非正统派女权主义者号召“结束妇女在犹太生活中的第二等级地位”。在 1972 年召开的保守派拉比会议年度例会上,该派青年妇女组织成员强烈要求“妇女被认为必定和男子一样能够履行所有诫命”,要求赋予妇女种种平等权利,包括获得会堂会员、被算作祈祷时的法定人数、被允许参与宗教仪式、成为犹太教法上的目击证人、参加拉比和唱诗班学校、在会堂中成为拉比和唱诗班成员、在会堂和犹太社团中担任职业领导人等。<sup>②</sup>即使在妇女地位最为不利的正统派,犹太女权主义者也强烈要求从各方面扩大犹太女性对犹太社团生活的参与和机会,改善她们的处境。1997 年,犹太教正统派女性主义者联盟成立,美国正统派女性主义者布鲁·格林伯格 (Blu Greenberg) 担任第一任主席。其宗旨和任务是在犹太律法框架内扩大女性的机会,使其最大可能有意义地参与犹太社团内部的家庭生活、犹太会堂、学习场所的活动。

进入 21 世纪,女性和同性恋者在美国犹太教中的地位和角色已经实现了重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非正统派。在非正统派各个宗派,宗教教育、圣职任命等领域的大门向女性和同性恋者渐次打开,女性逐步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改革派、重建派、保守派分别于 1972 年、1974 年和 1985 年向女性授任拉比职位。到 2000 年,这三派已经分别授予 335 名、98 名、150 名女性拉比头衔。改革派和重建派中的圣职培训班每年都有一半或超过一半的人为女性。<sup>③</sup>改革派尤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向女性和同性恋者开放,并欢迎她们进入权威和领导职位。2015 年 3 月,改革派的“美国拉比中央大会”(CCAR)任命丹尼斯·埃格尔 (Danise Eger) 为其新主席,这是该教派历史上首位公开的女性/同性恋主席。<sup>④</sup>此种发展趋势与男性日益疏离相结合,助推改革派出现了“女性化”趋势。保守派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20 年夏,保守派的学术旗舰机构“犹太神学院”

<sup>①</sup> 参见 Paula E. Hyman, “Jewish Feminism Faces the American Women’s Movement: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American Jewish Identity Politics*, ed. Deborah Dash Moor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221-237.

<sup>②</sup> 参见乔纳森·D. 萨纳,《美国犹太教史》,288—289。

<sup>③</sup> 同上,290—292。

<sup>④</sup> 参见 AJYB (2015): 133。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JTS)历史性地首次任命一位女性——舒利·鲁宾·施瓦茨(Shuly Rubin Schwartz)为校长。<sup>①</sup> 2021年3月,该神学院又任命一位女性拉比扬·乌尔巴赫(Jan Uhrbach)为其拉比学院代理院长,导致犹太神学院出现了三大学院院长都为女性的情况。<sup>②</sup> 此外,21世纪以来,保守派也通过律法裁决以接纳同性恋者,这尤其表现为同性恋婚姻证婚方面的“变通”。2006年,保守派的犹太法律与标准委员会发布了两份立场声明,一份禁止,另一份却允许。2011年纽约州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律后,犹太法律和标准委员会于次年5月通过“指南”,指导同性婚礼证婚仪式。<sup>③</sup> 2021年10月,保守派一对女同性恋拉比喜结连理,另一位女拉比为她们证婚。<sup>④</sup>

即使素以严守犹太教法、捍卫犹太传统著称的正统派,也在这些议题上面临着美国现代文化日益严重的冲击。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布鲁·格林伯格这样描述妇女地位的变化:“许多领域许多事情上,正统派已经向妇女……开放,妇女学习机会惊人。我们须带着感恩。但让人更加绝望的不公正状态仍然存在……我要修补这种不公正。”<sup>⑤</sup>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研习犹太文本已经被广泛接受。21世纪以来,正统派妇女学习宗教典籍和担任圣职的机会进一步扩大。现代正统派对女性经学教育持日益开放的态度。始于1923年的*Daf Yomi*(由犹太教现代正统派发起)每日研读一页《塔木德》的学习活动,传统上的参与者是犹太正统派男性。21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犹太社团有越来越多的正统派女性开始参与这一项目。专门的女性经学教师,通过“播客”(Podcast)为女性学员在线提供日常经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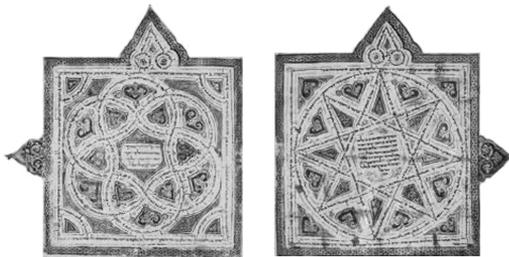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① 参见 Andrew Silow-Carroll, “JTS, Conservative Flagship, Names: First Woman As Chancellor,” June 1, 2020, <https://jewishweek.timesofisrael.com/jts-conservative-flagship-names-first-woman-as-chancellor/>.

② 参见 Andrew Silow-Carroll,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Names First Woman as Dean of Its Rabbinical School,” 23 March,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jewish-theological-seminary-names-first-woman-as-dean-of-its-rabbinical-school/>.

③ 参见 *AJYB* (2013), 182-183。

④ 参见 Alix Wall, “In 1st For Conservative Movement, Women Rabbis Tie Knot In Same-Sex Wedding,” November 6,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n-1st-for-conservative-movement-women-rabbis-tie-knot-in-same-sex-wedding/>.

⑤ Lonny Goldsmith, “Blu Greenberg Is Still Fighting,” July 11, 2019, <https://tcjewfolk.com/blu-greenberg-is-still-fighting/>.



讲解。女性学员还在“脸书”等社交媒体建群,进行学习交流。<sup>①</sup>现代正统派的耶希瓦大学斯特恩学院为女性提供人文和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其中也包括犹太教育项目。许多正统派妇女经过中学学习后,还可以继续进入专门针对妇女创建的高级《塔木德》研究院学习和深造。越来越多的妇女不再只是依靠男子来为她们诠释犹太律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自己学习她们信仰的基本知识。<sup>②</sup> 2009年,现代正统派中的开明派拉比韦斯与第一位女性拉比莎拉·霍尔维茨(Sarah Hurwitz)成立了专门招收女学员的“女子《托拉》高等经学院”(Yeshivat Maharat),毕业生被授予 Maharat(意为“教法、精神和托拉领导”)头衔。到2021年,已经有50名学员从该经学院毕业。<sup>③</sup> 在美国和以色列,现代正统派中的开明派开始让这些接受过经学院学习的女性承担一些重要工作,如布道、任教、生命周期事件监管、教法顾问,乃至精神指导员等。<sup>④</sup>

在更引起正统派抵制的同性恋问题上,现代正统派也出现了松动迹象。2010年7月,超过100名现代正统派的拉比、教师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联合签署声明,宣布“异性婚姻为理想模型”,但同性恋者同样是依照上帝的形象产生的,应获得“尊严和尊重”,应在会堂和犹太学习中完全平等对待,而且他(她)们领养的孩子也应被接纳。<sup>⑤</sup> 长期以来,正统派中的同性恋者如果想成婚,就得脱离正统派,转归非正统派。这种情况近年来出现了变化。2020年2月,有一名正统派拉比突破禁令,为一对同性恋者证婚。<sup>⑥</sup> 愿意为同性恋者证婚的正统派拉比虽然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但其数量却在日益增加。这为正统派同性恋者带来新的希望。<sup>⑦</sup> 此外,耶希瓦大学中的同性恋学员近年来也试图突破禁忌,要求获

<sup>①</sup> 参见 Isabel Kershner, “A Revolution in Jewish Learning, With Women Driving Change,” January 4, 2020, [www.nytimes.com/2020/01/04/world/middleeast/women-talmud-study.html](http://www.nytimes.com/2020/01/04/world/middleeast/women-talmud-study.html); Ben Sales, “Talmud Study Is Mostly a Boys’ Club. This Orthodox Woman Wants to Change That,” December 9, 2019, <https://www.jta.org/2019/12/09/israel/talmud-study-is-mostly-a-boys-club-this-orthodox-woman-wants-to-change-that>.

<sup>②</sup> 参见乔纳森·D. 萨纳,《美国犹太教史》,293。

<sup>③</sup> 参见 Michal Raucher, “Orthodox Jewish Women’s Leadership Is Growing—and It’s Not All about Rabbis,” December 19,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orthodox-jewish-womens-leadership-is-growing-and-its-not-all-about-rabbis/>.

<sup>④</sup> 参见 AJYB (2015): 151。

<sup>⑤</sup> 参见 AJYB (2012): 133。

<sup>⑥</sup> 参见 Philissa Cramer, “Nearly a Year After Endorsing Same-Sex Marriages, an Orthodox Rabbi Performs His First,” February 19, 2020, <https://www.jta.org/2020/02/19/lifestyle/nearly-a-year-after-endorsing-same-sex-marriages-an-orthodox-rabbi-performs-his-first>.

<sup>⑦</sup> 参见 Josefin Dolsten, “A Small but Growing Number of Orthodox Rabbis Are Officiating Same-Sex Weddings,” October 28, 2020, <https://www.jta.org/2020/10/28/lifestyle/a-small-but-growing-number-of-orthodox-rabbis-are-officiating-same-sex-weddings>.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得认可和尊重。他们要求成立同性恋者俱乐部,并要求该组织代表能进入该校的学生理事会。在校方授意学生理事会拒绝后,该群体 2020 年年初向纽约人权理事会起诉该校歧视同性恋者。<sup>①</sup>

即使在最为保守的超级正统派,女性对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感受日益强烈,比如丈夫不同意就难以离婚的“阿古纳”问题、家暴问题等,而且日益倾向于通过 Instagram、Facebook(现 Meta)等网络社交媒体揭露发声。拉比们难以管控通过这些渠道发送的负面信息,“输掉了在网络上的战争”。<sup>②</sup>超级正统派中的卢巴维奇—哈巴德分支,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等新兴技术的运用向来积极,而且许多女性都会接受宗教训练并承担拉比妻子的职能,因此,女性在该派中向来有着较高的地位。

但就总体而言,正统派对女性和同性恋者的包容度仍然很低。前述变革主要发生在现代正统派内相对开放的左翼(以韦斯拉比为代表),而且这些变革即使在现代正统派内部也引发激烈的纷争和抵制。至于超级正统派,仍然是在性别议题上固守犹太传统、抵制变革的堡垒。女性即使打破天花板在正统派机构担任圣职,在工作中也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障碍。正统派拉比仍然致力于审查同性恋议题的文章,吊销同性恋成员资格,抵制对同性恋持开放态度的拉比。支持性别平等自由派动议,在持保守立场的正统派看来,就是对传统的犹太价值观的直接攻击。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宗派内部授任神职的情况,引起现代正统派内部保守右翼的不安。在现代正统派中的保守势力推动下,2015 年 11 月,该派的美国拉比理事会(The Rabbinical Council of America)通过决议,禁止任命妇女为拉比或其他类似的头衔。<sup>③</sup> 2017 年 2 月,“正统派联盟”通过一项决议,在鼓励女性教授《托拉》、担任专业性领导职位以及在某些犹太法律问题上做顾问的同时,称犹太教法禁止妇女扮演某种类似于拉比的角色,不应承担圣职。但该组织也没有对那些已经雇佣女性承担圣职的会堂作出处罚。<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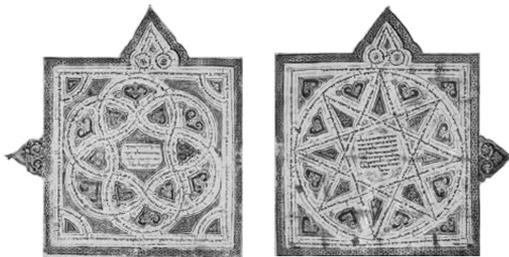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

① 参见 Hannah Dreyfus, “LGBTQ Students File Complaint Against Yeshiva U,” February 18, 2020, <https://jewishweek.timesofisrael.com/battle-for-gay-recognition-intensifying-at-yeshiva-u/>.

② 参见 Rivkah Brown, “On Instagram, Orthodox Women Find a Voice—and Power,” October 21, 2019,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features/.premium-meet-the-world-s-most-surprising-instagram-influencers-1.7979453>.

③ 参见 Kimberly Winston, “Modern Orthodox Judaism Says ‘No’ To Women Rabbi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 2015).

④ 参见 AJYB (2018): 213。



#### 四、简短的结语

并不是所有的犹太教宗派都能接受一种“后族裔化”“后建制化”“后男权化”的犹太教。在非正统派日益接纳通婚者的同时,正统派倾向于视通婚为“行尸走肉”,倾向于将通婚但非犹太裔配偶未实施皈依者从犹太社群中“剔除”。大量犹太人通婚并疏离有组织的犹太生活的倾向,也引发保守势力对于美国环境下“犹太存续”的焦虑。而正统派则仍然基于犹太社群主义、致力于捍卫犹太传统和教法,仍然维持着社群边界、犹太特殊主义、男性绝对主导等特性。族裔、宗派和教法的重要性,在正统派等保守势力中不仅没有降低,而且在“犹太存续”焦虑下,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关注和重视。出于“生存主义”的考量,回归和振兴坚持犹太特殊主义立场的正统派,正是这些保守势力开出的“药方”。

融入 vs 抵制、普遍主义 vs 特殊主义,这是两千年流散史上犹太群体始终面临的议题。现代 vs 传统、个体自由 vs 社群主义,则是犹太人在西方现代性下的新议题。面对美国现代、后现代的文化,犹太教不同宗派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总体而言,非正统派不同派系之间在相关议题上的差异渐趋消弭,与正统派存在的差异则明显加大。而这些差异和分野也加剧了美国犹太人从“整合模式”转向“碎片化”,构成了新世纪美国犹太教“极化”现象的社会文化维度。